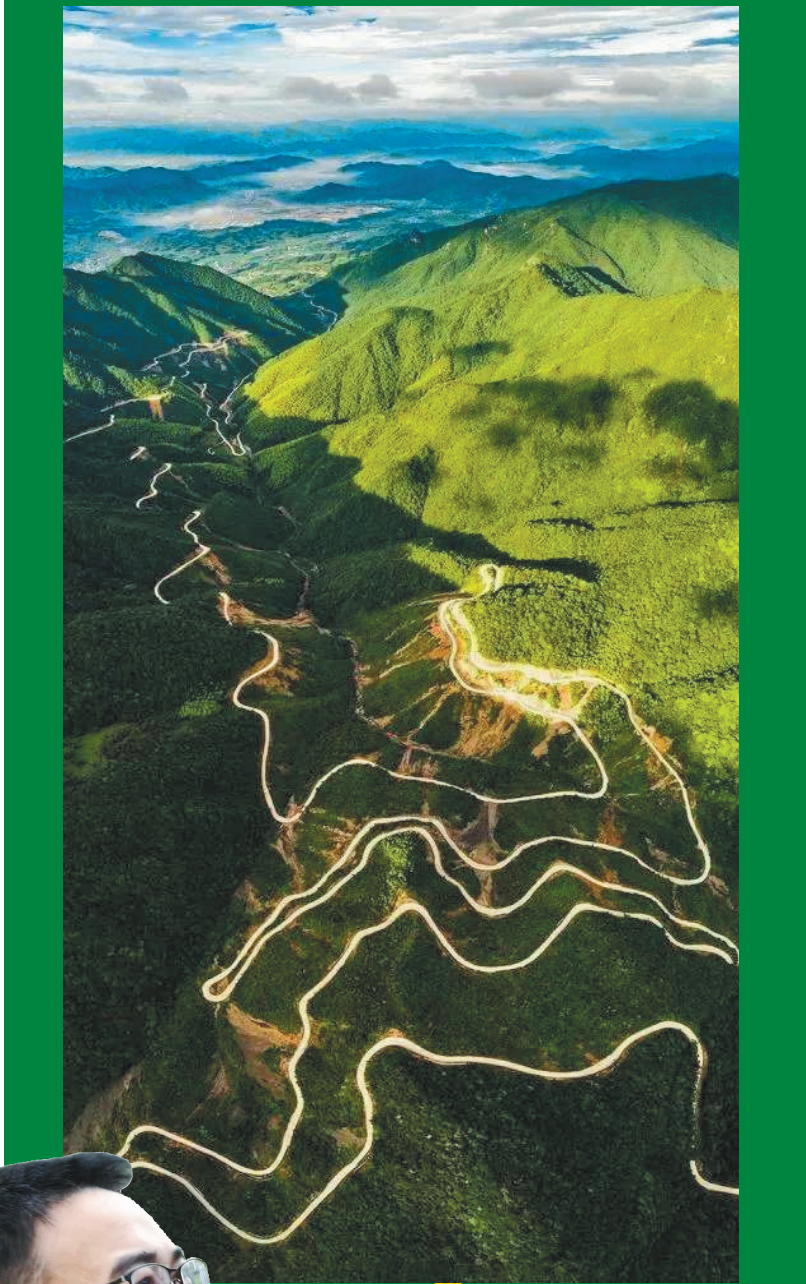


# 探路记

金小珠



大雪节气过后,天气一天天变得冷冽。山区的清早,高山顶上已戴起了浅白色霜帽。寒风骤起时,天地间劳作的人们,情不自禁紧了身子,大地一片肃杀。

然而,大山深处的遂昌县应村乡高棠村周村源自然村,却有一番别样的温暖。每到周末,全国各地的汽车越野爱好者接踵而来,整个村庄都是闹哄哄的。这里的村民,每个人的心中似乎都挂着一个暖烘烘的太阳。

几年前的周村源,曾与许多深山里的村庄一样,宛若一个暮气沉沉的老人,藏不住地显露出萧瑟与冷寂。年轻人都出去谋生了,留下一些虚弱的村民过着原始耕种的日子。这样的情形,已持续二十多年。对山村的未来,没有人能看到希望。

在中国辽远广阔的大地上,像这样的山村实在太普通了。它们的逐渐消失,已经被大多数人认同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自然和社会现象。如没有意外,周村源的未来亦是如此。

可是,有一个从小山村走出去的青年偏不服输:押上自己的前程和身家性命,也要“逆势”改变家乡的面貌。在别人看来,他这简直是白日做梦,既不切实际,更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不负责任。

出乎意料的是,奇迹还真就出现了。短短几年间,周村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乡亲们的人均年收入像滚雪球一样:2017年才9000元,今年预计高达27000元……

而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!他要把在家乡探索实践出的这条乡村振兴乡村之路,复制到其他地方,改变更多像周村源一样的山村。

在周村源,乡亲们曾向周功斌投去无数羡慕的目光。识字不多的父母,以及初中毕业就踏入社会的弟弟,更一度以他为傲:

2004年,20岁的他考上浙江工业大学。毕业后,他又考入杭州市下城区科技局,成为一名公务员。2010年元旦,在女友家人的支持下,他在杭州买了婚房,不久后又购置小车。他越来越像一个体面的城里人了。

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,周功斌已经是人生的“大赢家”。他只要按照既定的轨道,像一列火车咣咣当地往前开,往后的人生会越来越舒坦。然而日子越是光鲜,他越觉得自己愧对家乡。

当年考上大学时,他是一名贫困生,靠全村20余户村民自发捐款,才凑足了所有的学杂费。“今后我能在这个山村做些什么?”怀里揣着留有乡亲们余温的捐款离开山村的那一刻,他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。

周村源地处偏远山区,距离遂昌县城近50公里。全村户籍人口102人,常住人口只有30多人。一直以来,村民的收入主要靠年轻人外出打工。留守的长辈,则在村里养猪贴补家用。

那几年,村里因为养猪户多,道上污水横溢,空气中满是异味。2013年底,全省“五水共治”开始后,生猪不再散养,村庄环境变好了,可留守村民的收入又少了一个来源。而交通不便、信息闭塞,他们种植的茶叶、黄豆、番薯等土特产很难找到销路。

“功斌,你是大学生,现在又在大城市工作,见过世面,你一定要帮村里想想办法!”每次回到老家,长辈们总是那么殷切与期待。

“这些村民离不开村庄,离不开土地,他们的出路究竟在哪?有什么项目可以让他们既不离乡离土,又能增加收入?”周功斌不停地问自己,不停地想办法。

从2014年开始,他先后带领村民种植过大樱桃、“八月炸”(当地一种野果),养过土蛙,开发过瀑布旅游。然而,每一次尝试都失败了。不仅村民们没有收益,他更赔进去了多年的积蓄。

“乡亲们这么信任我,我却一次次让他们失望……”那几年,周功斌的情绪曾一度低落至极点,经常到下半夜仍辗转反侧难以入睡,白发也在不知不觉中探出了头。他不知道,那条自己苦苦探索的道路,究竟在何方?

事情出现转机,是在2016年年底。

“搞农业,遂昌是山区县,尤其是你老家这样的乡村,不能形成规模化生产;再说,农业主要靠天吃饭,丽水又毗邻温州,台风年年有,洪涝灾害很容易让一切努力白费。我看你老家山高路陡,不如搞越野试试。”

说这话的是一位玩汽车越野的朋友,叫蔡鑫,杭州一家企业的高管。经历了数次失败的周功斌,这一次特别谨慎。“如果这次再失败了,怎么对得起村民?”为此,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了解汽车越野。

“中国玩越野的用户有500多万,内蒙古‘阿拉善英雄会’一次就聚集了几十万辆越野车。遂昌全县总人口只有23万,如果一年能来3万辆越野车,就可以带来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。”最终他“怂恿”自己作出了决定,“说不定这次就能成功!”

依照越野的需求,周功斌在家乡附近白马山上找了一条路线。2017年春节,蔡鑫从杭州带来一个越野车队。越野穿越结束后,周功斌精心制作了图文并茂的推文发到网上。没想到很快便有车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,向他咨询起点和终点等,其中就有“大C中国”杭州俱乐部的负责人。

那段时间,周功斌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,对搞越野也更加投入了。当年4月8日,一个由30多辆奔驰C级越野车组成的车队到遂昌越野。这是他组织的第一次车友越野活动,周村源今后的发展能否走这条崭新的路子,这次活动是“试金石”。为此,他请来摄影团队全程跟拍。那日天气特别美好,天空蓝得透彻心扉,白云朵朵洁净。照片和视频出来后,惊艳了越野圈。

第一次活动,周功斌对接了两个月;第二次,他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。4月13日,“路虎中国”俱乐部40多辆越野车就跟着来了。那年5月开始,他又陆续开辟了多条越野路线,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各地的越野车队到来。

每一次,周功斌都从杭州赶回周村源,义务给车队当向导,负责联系食宿等。尽管开车往返一趟,过路费、汽油费等要花去近千元,但看到家乡正变得闹腾,村民的土特产被抢购一空,他便觉得什么都值了。但他没有想到的是,一次完全改变他人人生道路的艰难抉择,即将摆在面前。

“我们是科技局,不是旅游局;我们在杭州,不是在遂昌。你要注意影响,不要让人觉得你整天不务正业,总在做些与工作毫不相干的事情!”2017年7月初,一位领导找到周功斌,让他“收敛”点。

自春节开始,他不停地在微博、微信朋友圈上发送与越野活动相关的推文。每条内容都是精心制作过的,一打开,扑面而来的都是豪车、美女、美景等,非常抢眼。但的确与一名科技局公务员的身份“格格不入”。周功斌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:“毕竟我是一名在职公务员,即便不耽搁本职工作,仍然会造成很坏的影响,甚至给单位抹黑。”在单位,他已是一名中层干部,年前还获得了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嘉奖。可是他也很清楚,家乡搞越野刚起步,不趁热打铁,机会就错过了。

“怎么办?”鱼和熊掌,他只能选一样。但无论放弃哪一样,都像剜心一样痛苦。那几天,他不停地找人分析前景,权衡利弊。“杭州这么多公务员,少一个周功斌波澜不惊;周村源只有一个周功斌,我不去做很可能就一直没人去做。”无数次纠结之后,他内心的天平发生了倾斜。

正式辞职是2017年7月31日。此前,周功斌只与妻子商量过。本打算先瞒住父母,等“生米煮成熟饭”再说。不料老家的父母还是提前得到消息,连夜租车赶到杭州,哭着劝阻他。可是他已经铁了心,两位老人只得伤心而归……

“这几年经过美丽乡村建设,农村变得越来越漂亮;现在的农村,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流量。没有人进来,一切都是空的。”此前他怀揣着一颗赤子心,只想回报老家周村源。辞职后,他想得更远了:在遂昌境内打造一个汽车越野区域公用品牌——“浙西川藏线”,把城市高端消费者导入当地乡村。

当年8月下旬,周功斌找来两个合伙人,成立杭州魅力新故乡信息科

技有限公司,并注册了“蚂蚁探路”品牌。公司成立后,他便和同事一起返回遂昌寻找适合越野车穿越的路线。连续几个月,他们跑遍全县200多个山村,初步探索出7条越野路线。

与此同时,他们计划将这些路线制作成电子路书,开发“蚂蚁探路”APP积累用户。然而,“理想很美好,现实却很骨感”,一切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
“电子路书类似于景区的导览图,但比导览图的内容更丰富,使用更方便。”周功斌要制作的越野路线电子路书,不仅有最基本的导航作用,还具有“电子导游”的功能,即包含沿途村庄特色、食宿点、网红打卡点、土特产购买点、修车加油服务点等。

因此,每条越野路线要跑四五趟甚至六七趟,加上视频、图片拍摄和后期制作等,7条路线的电子路书,成本就要三四十万元,而APP开发的投入也是一笔大数目。这些在当时都是公司基础性的投入,政府部门不会买单,向用户收费也行不通。2017年11月,他们的启动资金消耗殆尽,两个合伙人萌生了退意。

“怎么办?”周功斌又一次面临两难的抉择,“放弃,就前功尽弃。继续坚持,资金又从哪来?”此时公司正处于低谷期,甚至连未来的盈利点也很模糊,谁都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注资。

“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,就是卖掉杭州的婚房!”这一次,他不能只和妻子一个人商量,因为当年婚房的首付款丈母娘也出了一大半。此前他辞去公务员,老人窝了一肚子气正没地撒。这次居然又要卖房,她气得和他大吵了一架,差点忍不住动手打他。然而,和上次一样,周功斌铁了心,谁都拦不住。

房子卖掉后,妻子和女儿住回了萧山娘家。他把卖房的钱,一部分退给两个合伙人,一部分用来继续运营公司,挤出3万元买了一辆二手越野车,以便今后更好地融入越野圈。他,铁了心在搞越野这条道上走到黑……

岁末年初,周功斌调整思路,放弃开发公司的“蚂蚁探路”APP,将越野路线的电子路书转移到微信小程序上,节省成本。其间,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,内容与乡村振兴战略有关。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,他辞职卖房返乡创业这一振兴乡村的典型事迹,很快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。

“当时我挺开心的,一方面说明我从事的事业,是符合中央大方向的;另一方面,媒体的大量报道,无形中为我们做了很好的宣传,让全国更多的越野爱好者知道遂昌在搞越野。”此时的周功斌并不知道,自己将迎来一段“至暗时刻”。

2018年的春天如约而至,遗落在大山褶皱里的周村源,野花烂漫,草木蓬勃。村民们满心欢喜地开始耕作,田间地头到处是翻新的泥土。

自从有越野车队进村后,这里的土特产价格一路飙升,尤其是茶叶,过去200元一公斤没销路,现在800元一公斤都不够卖。他们把早年撙节的土地重新开垦出来,如今种得越多,收入就越丰厚。

“看到这样的场景,我应该做梦都笑出声来。这不正是我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目标么?”可此时的周功斌,情绪却再一次低落到了极点。媒体报道他的事迹后,没想到网络上出现了大量负面舆论。其中大多骂他是自私狭隘的“凤凰男”,光想着回报自己家乡,却拖累了妻子和丈母娘。那段时间,周功斌的手机经常被陌生号码呼到自动关机。网络上不

停有人叫嚣要发起“人肉”,他感觉整个世界都要坍塌了:“我的微博粉丝,几天内从1000涨到90000,其中50000是为了来骂我的。”

网络负面舆论就像超强台风,它可以摧毁一切不够坚固的东西,但也持续不了多久。然而它给当事人带来的压力却是排山倒海的,周功斌几年后回忆时仍心有余悸:“那时候的心理就差点崩溃了。”

所幸他挺了过来。而支撑他的,更多的是振兴家乡的信念:“如果没有这种信念,我当初绝不会离开公务员队伍,更不会卖掉婚房。”如他此前所愿,媒体报道的确也带来了许多好处。其中最让人高兴的是,当地政府开始关注并支持他。

2018年3月18日,周功斌的公司联合遂昌县旅游部门,在周村源正式向外界发布总里程180公里的“浙西川藏线”。此后不久,公司接到了开张后第一单:宣传推广“浙西川藏线”,费用41万元,付费方是遂昌县旅委。

虽然合同中的要求很苛刻,算下来基本没利润,但他却很高兴,打响“浙西川藏线”本身就是他的目标。过去这是他一个人孤胆的行动,如今已上升为政府行为。对他来说,这无疑是一枚火箭一样的动力。

在他和团队的精心运营下,“江南丙察察”“华东天路”等“浙西川藏线”越野路线逐渐开始享誉国内越野圈。遂昌乡村也发生了喜人的变化,每个周末,凡越野路线绕经的村庄,总是人潮涌动闹如集市,村民的收入节节攀升。

上苍似乎从来都是“波浪式”地磨砺一个人,时而让人顺遂,时而让人困厄。周功斌好不容易熬过网络负面舆论攻击,迎来事业上升期,没想到意外又发生了。这一次,他差点失去了生命。

2018年7月2日这一天是丈母娘的生日,头天他答应妻子要赶回萧山。可是当天晚上天漆黑了还不见人影,手机也打不通。“我经常在乡下探路,山里信号不好,有时几天都没法联系家人。”周功斌说,妻子一直都全力支持他的事业,那天以为他忙忘记了,也没太在意。

然而,这一回并不是手机没信号。7月1日下午,周功斌进山探路时,连人带车翻到了300多米深的悬崖下。昏迷不醒的他,被同行的车连夜送进了遂昌县人民医院抢救。住院整整一周后,妻子和父母才知道他出了事。后来,他在床上躺养了3个多月才恢复过来。

家人以为周功斌到“鬼门关”走过这一遭后,他会重新考虑工作。换成其他人,对越野都会有阴影,可他却没有丝毫退意,反而更坚定信心:“今后只有更加努力把遂昌的越野路线做得更好,我才不辜负乡亲们对我的厚爱。”

周功斌出事,瞒住了家人,却没能瞒住当地的村民。从第二天开始,几乎每天都有“浙西川藏线”沿途的村民从乡下赶来看他。水果篮、花篮、营养品,把整个病房堆得满满当当。其中有一位开民宿的村民,每天开车往返60多公里,连续给他送了一个多星期的鸡汤。

乡亲们朴素的情感让他感动不已。躺在床上的那几个月里,他思考了很多:“‘浙西川藏线’的7条路线,不能串起遂昌所有的乡村,其他山村的出路又在哪?”他想帮助更多像周村源一样的山村。

身体痊愈后,他马上开始下乡上山。2019年初,在金竹镇兰蓬村官坊自然村,周功斌发现一面大石壁非常适合越野车攀岩运动。“第一眼看到那面石壁时,我非常高兴。我想,我可以为一个山村探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了。”

周功斌的判断没错,挑战大石壁的“英雄帖”发出后,全国各地来官坊村的车友络绎不绝,这个小山村就这样彻底被“激活”了。

2019年7月底,官坊村来了几位特殊的挑战者。“他们是香港的越野车友攀岩爱好者,从抖音上刷到了官坊村的大石壁,专程坐飞机到上海再开车过来。”周功斌觉得这些车友来一趟遂昌很不容易,挑战成功后又专程陪他们走了一条越野路线。

离开时,香港车友还玩兴未尽。其中一位叫苏汉文的车友对他说:“玩越野的人往往具有多重属性,也喜欢溯溪、徒步等。这些人属于‘户外运动爱好者’这一更大的范畴,你们也可以从户外运动的方向去开拓更多的路线……”

苏汉文一席话,豁然打开了周功斌的思路。户外运动的自驾游路线、徒步路线、骑行路线等,都与“山路”有关,近年来丽水在这些“山路”上已经做了不少文章。现在越野路线在遂昌已实践成功,今后再把溯溪路线、露营路线等开拓出来,“山路”就更全了。

从囿于单一的“浙西川藏线”,到内容更丰富的“丽水山路”,可以惠及更多乡村。除了“浙西川藏线”沿途村庄外,其他山村的出路在哪,周功斌终于有了满意的答案。新思路的打开,让他从打造遂昌的“浙西川藏线”,升级为打造全市的“丽水山路”。

2019年10月,周功斌与几位有识之士一起,向市政府提交了《关于加快打造“丽水山路”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议》。他的殷殷之情,引起了市旅游部门的关注。在此后不久召开的全市旅游系统营销工作会议上,他应邀介绍了相关经验。

今年夏天新冠肺炎疫情趋稳后,莲都、龙泉、松阳等地旅游部门和部分乡镇,纷纷邀请他去策划活动、开辟越野路线。同时,周功斌团队还承接了市旅游部门“丽水山路”电子路书项目,为全市策划设计10条精品自驾游路线……

随着“浙西川藏线”的影响日益扩大,这两年,省内磐安、临安、建德、淳安,省外湖北恩施、河南洛阳、内蒙古巴彦淖尔、新疆和田等地,不断有人请周功斌为当地偏远山村探路。今年11月,他的团队已为淳安成功打造出首条千岛湖越野路线。新疆和田的相关项目,正在谋划中……

“旅游业已迎来转型期,过去跟团观光游逐渐变成自驾游休闲游,目的地也由城市、景区变成了绿水青山的乡村。”周功斌说,未来的中国乡村大有可为,他期待把“丽水经验”复制出去,改变所有像周村源一样的山村。

在外人看来,周功斌是成功的,他是乡亲们眼里的恩人和能人。

这几年,“浙西川藏线”已引来571个车队,22400多辆越野车,55900多人,带动沿线乡村增收4480多万元。“浙西川藏线”也因此成功入选2020年长三角地区精品体育旅游项目,2020年浙江省运动休闲旅游优秀项目。

他个人也获得了2018“乡村振兴·丽水先行”年度贡献人物、首届“乡悦杯”美丽浙江乡村创客大赛金奖,2018年“最美浙江人·青春领袖”提名奖、第六届“创青春”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银奖等多种荣誉。

可周功斌觉得,自己又是一个“失败的人”。“我不是一个好父亲,也不是一个好丈夫,更不是一个好儿子。”自从辞职开公司后,他几乎每周都在外面奔波,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。去年3月,5岁的女儿高烧晕厥送到医院抢救。女儿住院期间,是他这几年来和妻女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。

杭州的房子卖掉后,妻子一直住在萧山娘家,每天开车几小时往返单位。女儿出院后不久的一天晚上,妻子感到恶心并伴有呕吐。她去医院检查后发现竟是脑溢血,所幸就医及时。即便如此,妻子仍毫无怨言,默默地支持他的事业。

对于年近七旬的父母,周功斌更有无尽的愧疚。当初自己“忤逆”他们辞职、卖房,后来也一直让他们为自己的安全提心吊胆。这两年,周村源富裕起来的村民纷纷盖起了新房,两位老人却依然住在三间老旧的木头房里。他也希望能早日让父母住上新房子,却一直迟迟没有实现……

周功斌的公司,最低谷时只有一个员工,如今已发展到十几个员工。这本是一件好事,但在母亲那里,却成了一件心事。她经常有意无意地在他面前重复一句话:“功斌,你以前在办公室上班,拿工资多好呀。现在整天在路上跑来跑去,还要给十几个人发工资,太累了!”

在老母亲的心中,她不求儿子大富大贵,只希望他生活得安然一些。他,只是她的一个孩子。在周功斌的心里,他还是周村源的孩子。不,是所有像周村源一样的山村的孩子。